

全球化与 中国经济

陈明生 巫云仙 ◎ 主编

QUANQIUHUA yu
ZHONGGUO
JINGJI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全球化与 中国经济

陈明生 巫云仙 ◎ 主编

QUANQIUHUA yu
ZHONGGUO
JINGJI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陈明生, 巫云仙主编.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638 - 2100 - 6

I. ①全… II. ①陈… ②巫…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8102 号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陈明生 巫云仙 主编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 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 (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e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99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100 - 6/F · 1198
定 价 39.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全球化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未来人类社会无法阻挡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不乏远距离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有人把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视为东西方跨区域联系的典范；也有人把15和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看作是全球化的开端，因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全球范围的人员流动、商品贸易，以及思想文化的传播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19世纪初期，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铁路的修建，以及通信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全球交往的空间距离；20世纪初期以后，因为汽车和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世界范围的交往速度大为提高。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数以亿计的芸芸众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裹挟着进入到全球化的一个新时代。

无论愿意与否，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都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状态，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任何个人、民族、国家，以及经济体都无法回避的现象和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理论层面，全球化都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时代，需要我们全方位地了解和认识。

全球化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前赴后继地跟踪研究，也吸引了不同国家的政治家和环保人士的关注。1897年，美国学者查理·泰兹·罗素把当时美国的大企业和大型垄断公司看作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1930年，在一本有关新教育的出版物中，“全球化”作为一个名词概念而使用。1951年，在美国的词典中，第一次提及了全球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全球化的术语开始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使用。不过，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这一概念才被大众主流媒体广泛关注，有关全球化的思想才得到了真正的传播。90年代初期，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学术研究论著，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目录中也不过几十本，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每年出版的相关图书都会超过1000本。各国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因为他无法想象政府除了能够调控货币供应量和保护私有产权之外，还能做什么更有用的事情。而另一个弗里德曼（即美国新闻工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则通过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7）使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传播得更广和更远。他后来的新作《世界又平又热又挤》（2008），更是用另一种笔调谈论全球化中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潘卡吉·盖马沃特认为，全球化有三个版本，即世界1.0、2.0和3.0。在世界1.0时期，国家之间是互相孤立的；2.0时

期的世界则是全球彻头彻尾的一体化，但是目前的全球化远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目前的现实是一个“半全球化”的状态，即3.0时期，离完全的全球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世界是平的，就成为“全球主义的鬼话”。

全球化是一个褒贬不一的用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事实上，曾被有些经济学家所标榜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成为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千载良机，似乎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已。关于全球化对各国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确实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无论是全球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人类基本上已经创造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这样的观点是基本认可的。

在这样的全球一体化世界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会有怎样的损益？中国经济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借鉴和启示？……凡此种种问题，都是我们所关注的，这也是我们编辑本论文集——《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初衷。

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正好也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和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引进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初步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构性变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以更加积极和理性的态度走向世界，同时也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走进来”的人流、物流、商品流和文化流，甚至意识流。

经过近10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开始走向全球各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相当突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遭遇了环境、资源和人口的约束，效率与公平不能兼顾的矛盾，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处于低端产业链和缺乏高端制造的困境。诸如此类的发展中问题，是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的。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师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解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详细的观点和主张已体现在作者每一篇文章的论证之中。本论文集的四个组成部分——“全球化与中国对外经济”、“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是本论文集的框架结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历史逻辑。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课题，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我们的研究观点和成果或是一家之言，或是抛砖引玉。由于知识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作者的偏颇之处或陋见在所难免，欢迎各方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主编
2013年6月

目 录

全球化与中国对外经济

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分析	支小青 / 2
主权货币走向国际化的条件	岳清唐 周圆 / 13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构造缺陷与东亚货币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	张毅来 / 23
入世以来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原因及对策研究	马丽娜 王琰琰 / 34
西方学者对中国“入世”10年的观察和研究述评	巫云仙 / 45
从华为经验谈中国企业研发的国际化	岳清唐 钟山 / 63
以科学发展观确立对外经贸发展战略与政策	齐勇 / 77
中国引进外资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战略	齐勇 / 83
中国构建和谐国际经济关系的原则和条件分析	齐勇 / 91

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中国生产要素价格双轨制存疑思考	马丽娜 郑宜棉 / 98
开放民间资本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新”“旧”《非公经济36条》的比较分析	张弛 / 109
从法经济学基本定理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黄立君 / 117
从《法和经济学杂志》看西方学者对劳动法的经济分析	贾齐 黄立君 / 126
晋商东掌制度的历史制度分析	黄立君 夏广兴 / 136
中国高校教代会的制度成本简议	王一民 / 145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型的理论思考	
——基于对历次五年计（规）划的考察	岳清唐 黄雯 / 152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与中国征地制度的改革	岳清唐 程楠 / 160
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台湾与大陆的比较研究	张弛 / 167

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

资本要素视角下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马丽娜 林尚佳 / 184
创意产业的核心价值与知识产权	邓达 / 200
创意产业关联方式的特殊性分析	邓达 / 206
节能环保、经济增长与中国重工业结构的调整	陈明生 王彦旭 / 210
城乡产业转移的客体研究	陈明生 李丽 / 220
大都市中心区高关联度服务业的聚集布局研究	陈明生 谭微 / 228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德国制造”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	巫云仙 王伟 / 236
先进的“德国制造”及其对“中国制造”的启示	巫云仙 王鹏 / 252
中德化学制造业的比较分析	巫云仙 顾霞 / 270
美国金融消费者专门保护的内在机理辨正及启示	于平 王波 / 288

全球化与中国对外经济

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分析

支小青

摘要 本文对全球化概念和观点进行了梳理,借以展现不同学者迥异的全球化效应评价,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同位势和利弊得失,以期在具体的经济发展中基于历史发展趋势及各国实际制定应对措施,真正趋利避害,从而达到正向效应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 全球化;国家主权;主权让渡;民族利益

在当今世界,跨越国界和地区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日益打破各国市场的壁垒,冲破国家领土的概念和界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政治生活、经济格局、竞争环境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的同时,也使全球化本身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叉的、错综复杂的过程,成为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一、对全球化概念和观点的简单梳理

经济理论界关于全球化的概念众说纷纭。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辨识、探讨和认知的概念,不存在固定而且唯一的概念。

全球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

按照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的观点:“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进程或者一组进程,而不是单一的状态。它反映的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逻辑,也不是一个世界社会或者世界共同体。相反,它反映出区际交往和交换网络与系统。在这方面,国家体系与社会体系在更广泛的全球进程中交织在一起不等于全球整合。”^[1]

目前,经济学界多数人认为,历史上先后有三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是资产阶级以强人、强盗形象野蛮地利用炮舰实施全球掠夺的过程;第二次全球化是资产阶级用现代化理论以工业文明形象四处伸手获取利益的过程。恰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20世纪最后20年,出现了以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为动力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德国社会学家狄·布洛克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中指出,在这次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新的事实,

“所谓新的事实首先是指人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速度以及越来越低廉的成本跨越空间距离”^[3]。学者樊纲有一个精练的定义,即经济全球化是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速度提高的过程^[4]。具体表现在: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价值观得到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科学知识成为关键性的生产要素,经济对信息的依赖性不断增长;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前所未有;全球与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实施全球范围内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它是全球化发生的重要渠道之一。

面对似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趋势,各国学者展开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纵观全球化的各种观点与争鸣,可将其大致归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新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其重要观点是将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化、西化和中世纪主义。新左派认为,今日的全球化就是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3]。

新左派在对世界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中,把帝国与反帝国、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期间历经三次全球化过程。他们尖锐地指出,如果前两次全球化都是通过战争打破主权界限和领土观念的话,那么,20世纪末的全球化则是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限再度淡化。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循环效应。由于新左派有着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情绪色彩,很大程度上仍然运用固定不变的“反帝国”思维,认定全球化必然导致国家弱化和消亡,因此,又有人将新左派的理论与观点称之为“超全球化”学派。

第二类是新自由派。新自由派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化和市场的整合,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新自由派通过大量的世界贸易变化的定量分析,强调贸易全球化的结果是“双赢”,且盛赞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3]。

第三类是转型派。他们认识到,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目前的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限已经不再清晰,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和制度产生剧变。但另一方面,转型学派认为,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变数,因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歷史过程,而绝不是新左派所认定的历史趋势与必然规律,因而全球化的内容与方向是无法预测的^[3]。

第四类是全球化的怀疑派。与上述三大派别不同,“怀疑派”认为,举世瞩

目的所谓全球化，其实只是一个臆断。首先，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 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并非史无前例；其次，他们通过大量研究认为，超全球化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和消亡的谬论，完全是耸人听闻，因为它在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持续性力量。另外，他们认为，国际化并没有导致南北不平等的消失，而是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日益边缘化，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同时，他们否认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全球劳工的分工与合作，从而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因为从经济结构而言，“怀疑派”认为，在 20 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全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3]。

纵观以上各种观点，可将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归于“超全球化派”，他们虽然对全球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但都一致承认全球化的重大意义，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全球化已经提出从根本上重建“人类行为架构”的要求；“转型派”认为，全球化是区域间关系和行为的重组，国家不会因此消亡，也不会因此强大；而“怀疑派”则不认同“超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既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臆想，则必然反映强权国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世界的企图。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以上种种理论和观点都有了越来越多的现实反映。一方面，西方国家借助于全球化大肆推销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因为，“从这种打破界限的经济中得到好处的人总是把这种危机美化为某种呵护自然规律的进程”^[5]。另一方面，全球化又遭到不少地区、国家及其民众的抵制。近年来，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欧洲的捷克、尼斯、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地方，凡举行各种国际会议期间，都曾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抗议事件，其矛头无一例外均是指向全球化的。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和 2007 年由次级债务引发的金融海啸爆发以后，个人认为，这些事件恰恰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呈现脆弱性的典型表现。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得失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不断争论的一个大问题。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夫妇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指出，近年的讨论中存在着 5 个关于全球化的神话，他们遮蔽和扭曲了对于全球化的全面认识。这 5 个神话是：全球化等于自由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全球化将在经济各个领域均衡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活动平台”；全球化将扼杀民族主义；全球化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好事（或坏事）。

全球化研究中，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化类型学似乎提供了描绘全球化的手段，因为它“不仅避免了怀疑论和极端全球主义解释的简单化，而且避免了对于全球趋势方向进行更加猜测性分析的陷阱”^[6]。

现实中经济全球化究竟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弊？由于不同学者分析的角度不同，对其效应评价也就不同。对此，有学者指出：“关于全球化的利弊问题，我们既不一般地赞成或反对全球化利大于弊的论断，也不一般地赞成或反对弊大于利的论断。问题在于，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7]有的学者更明确地指出，经济全球化于发达国家而言受益最大、冲击最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冲击最大、受益最小^[8]。

二、发达国家与经济全球化

很久以来，人们用或宽或窄的历史尺度划分全球化的阶段、描述全球化的过程、刻画全球化的特征。但从总的趋势看，全球化过程中，“人类的互动程度越来越高，联系越来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导全球的力量，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从局部到全局的主导力量的形成，更在于谁来主导，和什么力量来主导”^[9]。众所周知，这次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作为“天然”竞争界限的空间距离和不同资本市场的时间差都得到极大地缩短，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发达国家在信息和通信等方面占据着明显的技术优势，善于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获取大量信息和宝贵的知识，使国内的产业结构迅速升级，在全球化过程中具有更大竞争力、更强生产力、更多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不断扩大在全球化市场上的综合实力，从而在全球获得更大的销售、投资和劳动力市场，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第二，制度调整和观念变革为发达国家借助于全球化而最大受益奠定了更加有利的政策基础。21 世纪，作为经济全球化活动内容的贸易、投资、金融和外汇的自由化、市场化进程将加速发展，各国将扩大开放程度和融合程度。尽管新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竞争导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波动、失业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各种制度开放的进程，但从历史和经验来看，政治与经济制度和贸易规则的突破，在经济繁荣和市场空间扩大的时候更具可能。可以预料，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一系列高、新、精、尖技术及其相应的新经济产品（包括金融工具及其创新的应用和扩展），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突破点。而力图进行制度创新的发达国家，无疑会抓住技术上的这些突破点，使之与经济制度的趋同结合在一起，推动全球化进程，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使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迅猛增长的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体制框架内，虽然贸易自由化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程度不同的制约，但仍会极大地促进发达国家出口的增长，其中美国、日本、欧盟三方在世界商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达 50% 以上。根据有关方面的预测，20 世纪后期至今的全球贸易实际上仍大多为这三方

所垄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一般贸易外,上述发达国家的科技开发与应用更加直接地促进了自身以及全球贸易的发展。他们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为发达国家经济和贸易合作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200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但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容低估。

第四,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反之,经济全球化又极大地推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并使其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60年代,西方跨国公司总数为7 276家,受其控制的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为27 300家;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跨国公司数量已增至1万多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达10万多家;1999年,这两个数字则分别达到6.3万家和70多万家;2006年,全球6.52万家跨国公司及其58.5万个分支机构,实现的产值就占全球总产值的1/4,同年,跨国公司境外的分支在所在国的销售额超过16.8万亿美元,是同期世界出口总额8.55万亿美元的1.96倍^[10]。目前在全世界所有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中,72.8%是支付给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系统的,这表明跨国公司在全球传播技术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经济的相互往来与融合,使之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车轮。目前,全球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科研与开发的80%~90%,国际投资的90%,都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始终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有资料表明,目前90%以上跨国公司的投资来自发达国家。1%的跨国公司拥有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的50%。按资产排列的世界100家跨国公司控制了约1/3的世界对外投资^[11]。

分析家们认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幅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原因在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便利地打入当地市场和扩大市场份额,从而获得滚滚财源。经济全球化还促使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掀起了兼并和收购浪潮,借以实现跨国公司向全球的不断扩张。目前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可能会对西方世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多数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仍将保持稳定。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首先,跨国公司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确立并逐步加强了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其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进一步增强了西方大国的实力,使世界经济力量对比进一步向美欧发达国家倾斜;再次,跨国公司还强化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控制。跨国公司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也把自身的生产、经营、管理规则和文化价值观等推销到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从而促进了发达国家游戏规则的全局化,进一步夯实了发达国家

制定全球游戏规则的实力基础。

第五,金融全球化将为发达国家提供一个更大的能量释放空间。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导致运输和通信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从而推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把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跨国界按同一规则运作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银行债权增长迅速,1992年约为2 000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9 000亿美元。国际融资总额1992年为2 000多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8.8万亿美元。私人资本流动加快,1998年十大外汇交易市场日均外汇交易额已超过1.9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显示,2008~2010年虽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但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日趋活跃,交易量增加了20%。随着全球外汇市场交易规模快速扩大,日均交易额已超过4万亿美元。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因其金融传统、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和金融人才等均超过发展中国家,毋庸置疑地在全球化的金融角逐中占尽先机。

可见,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积极的推动者,充分利用其在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家金融,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领先优势和垄断地位,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在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中,也掺杂着抱怨和抵制的不和谐声音。近年来,一些西方著名学者纷纷撰文或发表言论宣扬“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危害论”,将经济全球化视为“陷阱”,是“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甚至把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工资和收入水平的下降也都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就业、工资和收入等产生一些冲击。一方面,由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规模的逐渐扩大,可能对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其程度微乎其微。据克鲁格曼估计,来自国外的竞争使美国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不到国民收入的0.07%。而如果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则又会拉动发达国家与之相关的生产,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理论上将会造成就业机会的部分转移,使本国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或失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机会。但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也能够同时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据《时代》周刊刊载的有关估算:“在国外每创造3个就业岗位,……在国内就产生一个新的就业岗位。”^[12]

面对全球化,“经济正被纳入统一体系,经济为不同民族的人们创造了共同的利益”^[13]。

西方学者的统计和研究也表明了另一种情况:1970年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就业水平增长了37%,换言之,自1970年起,工业发达国家新增长的

就业岗位大约为 1.1 亿个^[13]。“全球化使资本投向未来市场，而未来市场保证了就业的增加”。《华尔街日报》确认：“在一种残酷的全球性经济中，竞争将造成全球性的劳动市场。再也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是有保证的了。”^[14]

由此可见，无论选取什么角度，经济全球化带给发达国家的巨大经济利益都远超过对其就业和福利水平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冲击。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以及工资和收入下降的问题，并非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而恰恰是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才能根本解决的问题。

三、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全球化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是各界人士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有人断言，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因而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身于全球化过程；也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赌博资本主义”^[15]，从而反对全球化；还有人持二重性观点，从不同角度对全球化的利弊进行论证。

近几年，中国学者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与论述，概括起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威胁的全球化。因此，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始终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只有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才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并减少经济全球化的冲击^[16]。

目前，学界多数人认为，衡量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与得失，关键是看经济全球化究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冲击，并以此界定经济全球化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反动^[16]。

经济全球化既是无法阻挡的客观现实，也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中蕴藏着潜在的巨大利益。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发达国家的福音，发展中国家只要善于把握历史赋予的机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首先，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新的竞争与新的增长。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技术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同时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多种形式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拉动了世界生产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这些无疑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契机。尽管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受益。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良好，生产规模明显上升，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0%。

其次，经济全球化会直接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构成中，国家私人资本已占 85%。20 世纪 90 年代，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

人资本增长迅猛,1990~1996年间增加了6倍。1996年,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已达2850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达1.12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外资能力增强,吸收外资的金额首次多于发达国家。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外部环境和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长迅速。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对外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年均40多亿美元,1996年已经增长到510亿美元,而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则达到900亿美元,其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在10多年时间内提高了近10倍,目前约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10强。

总之,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融合越来越紧密。事实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失时机地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国内经济关系和结构与全球化的新秩序相对接,从而迅速提升了本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实力与水平。

但是,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效应主要表现在经济的聚集效应。全球化中的投资、生产、销售和金融的主导权趋向于大型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机构,而对这些机构拥有控制性所有权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借此聚敛世界上的大量财富,导致世界财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均分配。世界上1/5的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这些“富国俱乐部”控制了大约86%的世界出口市场,68%的外国投资和74%的电话线,控制着世界上90%以上的信息传播和通信工具,结果是从这个体系中得到好处的富国与“只是被动地接受它的影响”的穷国之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大量资料显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世界最贫穷的五个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从2.3%降至1.4%。世界最富有的三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也会获得利益从而增长财富,但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富有而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相对贫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有着最深厚的基础。“全球化创造的财富越多,反对者的行动就越咄咄逼人”^[15]。

第二,对外开放和投资、贸易自由化等固然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的商机和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但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受到冲击。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不稳固,市场发育不完备,经济结构落后,技术水平较低,资金普遍匮乏,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发达国家掌握了全球化所需的一切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则对此茫然无知或缺乏话语权,也比较容易在生

产、技术、资金和贸易等方面产生对发达国家的依附。

第三，金融全球化将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失衡和金融不稳的更大风险。伴随金融资产国际流动的障碍和壁垒的逐步减少，必将加快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速度，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但是，金融全球化也使国际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导致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使一些经济体部分地丧失宏观经济决策的独立性和宏观经济的控制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善、资本运行效率普遍较低等众所周知的问题，如果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就可能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甚至演变为金融危机。在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尽可能避免由于金融体系涉及缺陷而导致的后果，在金融体系的新旧转换中也需要格外谨慎。因而，全球化过程中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监管能力的提高，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持续和良性发展方面将受到严峻考验。发达国家通过世界市场大举进入和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依靠技术和设备的优势，利用知识产权等名目和法律手段，在高价出售技术和知识产品的同时，大量开发和廉价占有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产品和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果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必然使自然资源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更无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经济全球化在政治上使国家的主权特征逐步弱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已陷入‘民族性陷阱’：如果民族国家的政策坚持主权要求，那么国家之间围绕投资展开的竞争就会加剧，而国家的民族性自我束缚将成为跨国的创新和发展的政治障碍”^[17]。无疑，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超越主权的国际现象，这一现象既包括有形主权的超越，也包括无形主权的超越。前者主要表现在主权的转移和让渡方面，而后者主要表现在国家主权的侵蚀。正是由于上述两大超越主权行为的存在，从而使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面临巨大的挑战。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步步推进，我们可以看到，权力日益集中于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控制的若干经济单位手里，如跨国以及跨地区的公司企业、全球信息通信网络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说，现如今，500家公司操纵着全球1/3的国民生产总值和1/4的全球贸易。因此，她担心，权力正从政治家手里转向董事会会议室。而且，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跨国经济网络突破了国界，跨国公司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都在入侵原本属于国家的领地，这必然使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受到更大的冲击，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更大的挑战。而这已不仅是“新左派”们普遍忧虑的事情。

综上所述，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尽管有人认为，迄今被人们近乎滥用的“全球化”概念并无实在意义，且作为全球化最基本构成要